

「你知道你在讀什麼嗎？」聖經（一）

「聖經藉著教會的信德得以保持活潑，上主因而能繼續與祂的新娘交談。」紀堯姆·德維爾（Guillaume Derville）的文章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關於：用充滿信德的心閱讀聖經，對我們內修生活是極為重要的。

2022年1月14日

—— 以信仰看傳統

—— 閱讀即聆聽

—— 瞭解聖經

.....

當聖路加在敘述年輕的教會向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拓展時的第一步，他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坐在馬車上的厄提約丕雅（埃及南部地區）女王的寶庫總管，他曾去耶路撒冷朝拜以色列的天主（參宗8:27-28）。現在在回家的路上，這位朝聖者正在閱讀依撒意亞先知書，儘管他並不十分理解他看的內容。這時，聖神感動了斐理伯，讓他出面干預（參宗8:26，29）。「斐理伯就跑過去，聽見他誦讀《依撒意亞先知》，便說道：『你明白所誦讀的嗎？』他答說：『若沒有人指教，我，怎麼能夠？』於是，請斐理伯上車與他同坐。」（宗8:30-31）厄提約丕雅女王的總管在讀先知的話語：

「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.....。」
(伊53:7-8) 於是斐理伯「從這段經文開始，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。」
(宗8:35) 並在路邊有水的地方給他施了洗，之後他把他託付給聖神的奧妙行動，因是聖神把斐理伯引向這個
「渴念天主的靈魂，生活的天主。」
(詠42:2)

聖熱羅尼莫在他的一封信中指出，斐理伯曾向他的同伴顯示了「彷彿被囚禁在聖言中，被隱藏的耶穌。」[1] 藉著信徒們的引導和解釋，聖經就像一把「雙刃的劍」(希4:12)，對每個接近聖經的靈魂有力地發揮作用。斐理伯在一位什麼都不懂的人眼前揭示並「釋放」了我主的形象。教宗方濟各在他的宗徒信函《**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**》Misericordia et Misera中表示，我們也被召叫「成為傳遞天主聖言活生生的器皿。」[2]以這種方式，讓許多人都認知「耶穌基督的吸引力」。[3]

以信仰看傳統

在希伯來人的世界裡，聖經具有非常重要崇高的地位。猶太人會堂的儀式裡，日夜滋養著他們虔敬之心的，都是圍繞著誦讀聖經裡這些書的內容

《梅瑟五書》、《先知書》以及詠唱《聖詠》。[4] 以色列的經文是被受到默感的作者，將口傳的內容以文字記錄下來的，將聖祖和先知的教誨撰寫成文字。這類傳統不僅在經文出現之前就已存在，而且還讓義人，那些尋求主的人[5] 在閱讀經文時，擁有銳利的目光，因而可以掌握，或至少瞥見其中的含義。

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教會時代，即以色列的新子民時代。傳統出現在福音之前，是教會本身首先告訴我們哪些著作才該列入神聖經典。[6] 聖奧思定曾寫道：「如果天主教會的權威沒有感動我，我就連福音也不會相信。」[7] 類似的情況，也發生在特倫多大公會議期間，在場的人所記載的事實，

具有深遠的意義。在其中一次會議上，教長們拒絕承認只因為作者是宗徒聖若望，而將其福音納入正典；然而最後，他們的結論卻是：應該要相信這本福音，因為教會已接納了它。

[8] 但傳統的作用並不僅限於鑑定哪些書屬於聖經的正典；傳統還扮演著一貫穩定的角色 - 辨別聖經的真意，因為教會有聖神之光的幫助。「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，」耶穌在世上的生命將結束時說道，「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。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，他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。」

（若16:12-13）

因而我們看到傳統與聖經是絕不可分割的，就像「觀察」這個動作與所見到的事物是不可分割的一樣。有些觀察的方式能看到某些東西，有些則不能，例如，一個建築師站在某個建築物前，會看到其他人所忽略的細節；一個詩人或畫家可能會被一件小事深深地感動，而其他人則認為那是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。傳統是從教會信仰

的角度來看待聖經的，這種觀點是栩栩如生的，因為有聖神的引導；也是精確和真實的，因為只有透過教會核心才能理解天主聖言的深奧。就像耶穌在去厄瑪烏的路上為門徒所做的，當聖神在向我們解釋經文時，使教會的心 - 也就是每個基督徒的心 - 都變得火熱（參路24:32）。天主聖言能穿越時空，「天地要過去，但是我的話，決不會過去。」（瑪24:35）但也需要一個同樣能穿越時空的讀者：穿越歷史的天主子民。因此，聖伊拉略說，在現實中，「我們透過教會理解到的聖經，遠勝過從書本中讀到的。」[9]

閱讀即聆聽

「聖經藉著教會的信德得以保持活潑，上主因而能繼續向祂的淨配交談，並指引她應走的道路，好讓救恩的福音能傳布給所有人。」[10] 在禮儀集會中宣講天主聖言時，如以宣讀的方式也能獲得特殊的力量。當厄斯

德拉經師莊嚴隆重的誦讀《梅瑟法律書》時，充滿了許多引人注目的細節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（參乃8:1-12）。剛剛從巴比倫被遣回的以色列眾多百姓，在一起恭聽上主的話語時，將幾十年流亡生涯中壓抑的情感傾瀉而出。「但我們身處外鄉異域，怎能謳唱上主的歌曲？耶路撒冷！我如果將你忘掉，願我的右手枯焦！我若不懷念你，不以耶路撒冷為喜樂，就寧願我的舌頭緊緊貼在我的上顎！」（詠137:4-6）此刻，眾人再次聽到了天主的律法，覺悟到自己的生活與上主的誡命之間，有著天壤之別而痛哭流涕。當厄斯德拉正在誦讀，肋未人對眾人說：「今天是上主你們天主的聖日，你們不可憂愁哭泣！」（尼8:9）

在納匝肋的會堂裡，耶穌讀了先知依撒意亞的經文，宣佈了祂的來臨。

「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.....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。」（路4:18；參伊61:1）二十個世紀過去了，時至今

日，聖經仍繼續講論有關現在的一切，就像那天在納匝肋一樣：「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，今天應驗了。」（路4:21）每一天，特別是「每一個主日，在基督徒團體中都會恭讀天主聖言，好讓主日能受逾越奧蹟光照.....。天主至今仍宛如朋友般，跟我們交談；祂樂於在我們當中，陪伴我們，並向我們顯示生命的道路。祂的聖言道出了我們心中的訴求和憂慮，並帶來成果豐碩的答案，因此我們能夠具體地感受到祂與我們非常親近。」[11]

如我們有這種強烈的信念，就會對彌撒中的聖道禮儀投入極大的關注。談到宣講天主聖言的最佳方式，聖施禮華給他身為司鐸的兒子們一些充滿常理及愛天主的建議，鼓勵他們用能「表達內涵」的方式宣讀，這並非意味著「以強調的語氣、或大聲喊叫。在必要時稍作停頓；就像對三四個專心聆聽的人讀一篇文章一樣。因此，在閱讀書信、福音、頌謝詞之前，最

好先練習一下.....」[12] 這對所有參加聖道禮儀的人而言，也是個好建議，因為經文需要每個參與者的這份關注之情。我們不應把它視為一般的讀物，或者把它單純地當作傳遞資訊一樣的來誦讀或聆聽，而應懷著一顆充滿熱情的心，仔細聆聽，並渴望受「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」（瑪4:4；參申8:3）的滋養。這就是為什麼「『請舉心向上』sursum corda - 禮儀中一個非常古老的禱文，被放在頌謝詞之前，放在聖祭禮儀之前，作為我們答唱和思考的『途徑』。我們必須向上主舉起我們的心，這不僅是句儀式上的回應，同時也在表達一顆被高高舉起之心的情操，同時也能感染提升周遭的人。」[13]

瞭解聖經

「聖經講述了天主因祂的仁慈而顯的各種奇工異蹟，每一頁都浸透天父的愛；從創世之始，祂便想在宇宙萬物印上自己愛的標記。」[14] 聖經激發

了生動的、針對個人的回應，並且令人感到驚奇，不但不會打倒我們的智力，反而刺激和啟迪它。「你的言語是我步履前的靈燈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」（詠119[118]:105）「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，直穿入靈魂和神魂，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，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。」（希4:12）因此，任何瞭解聖經並進一步默想的人，即使他們可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，也擁有其他人在學習中可能找不到的智慧。「我是為了判別，纔到這世界上來，叫那些看不見的，看得見；叫那些看得見的，反而成為瞎子。」（若9:39）

從信仰的角度來看，聖經中敘述的事件，不只純粹是個紀錄，這些事件都是有意義的，藉由天主子民的行動和考驗，我們可以看到天主如何透過他們並為他們工作。我們的母親瑪利亞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。「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聖

的。」（路1:49）世界以及我們個人的歷史，也都被聖經的光照亮了。

「沒有一個受造物，在天主面前不是明顯的，萬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開的，我們必須向他交賬。」（希4:13）天主聖言擁抱我們，並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光明；這就是為什麼祈禱和使徒工作會自然而然地仰賴天主聖言。

然而，儘管天主創造我們是為了與祂一起生活，「那導入生命的路是多麼狹！」（瑪7:14）因此，有時當我們發現聖經中的某些段落難以理解，不該感到很驚訝。教宗本篤有一回提到他的一個朋友，「在聽完一個冗長的、以人類學的角度引導聽眾瞭解福音的講道，便搖頭說：『我對這類方式絲毫不感興趣，我想瞭解福音在說什麼！』」教宗補充：「我總認為，與其給段長篇大論的導言，不如說：『我們不喜歡這篇福音，我們反對上主所說的內容！但它到底想說什麼呢？』如果我誠實地說，乍看之下我

的確也不同意，那麼我們已經喚醒了聽眾的注意力。很明顯，作為一個現代人，我僅是單純的想瞭解上主在說些什麼。因此，我們不需要走迂回的長路，就能到達聖言的核心。」[15]

神經學家告訴我們，我們實際上只使用了我們真正大腦容量的極小部分。同樣的我們可以說，聖經擁有取之不盡的深淵寶藏。「我看任何齊全都有界限，唯你的誠命卻廣闊無邊。」

（詠119[118]:96）因此，教會的教父們把聖經文本中的含義作了不同層次的區分。後來在中世紀，研發出聖經具有四種「意義」的概念：字面意義、寓意意義、倫理意義和末世意義。

字面意義是所有其他意義的基礎，[16] 不僅僅是看文字本身對讀者的直接意義；更需要在記載文字的時代背景下去理解這些文字，以避免似是而非的詮釋。字面意義與其他三個層次的意義之間的關係，往往需要專精研

究學者的指導。因此，使用有健全導言和注釋的聖經版本，以及其他聖經神學書籍和注釋，不僅是大有助益的，甚至是必須的。在許多這類書籍的末尾都附有聖經引文索引，特別是在《天主教教理》的索引，為許多經文段落中提供了深度的解釋和指導。
[17]

聖經的任何文本都不能從整體中孤立的取出，因為整體具有天主聖言的一致性。「構成聖經的書本可能各不相同，但是出於天主計畫的一體性，聖經是一體的，而基督耶穌是其計畫的中心也是核心，始於祂的逾越奧蹟。」[18] 因此，新約是要在舊約的光照下閱讀的，而詮釋舊約的關鍵是基督。根據聖奧思定的名言：「新藏於舊，舊顯於新。」*Novum in Vetere latet et in Novo Vetus patet*。[19] 正如聖多瑪斯·阿奎那所教導的，「基督的心是指聖經，正因聖經顯露了基督的心。這心在受難前是關閉著的，因為那時聖經是隱晦

的。但在受難後聖經變得明朗，為使那些從中獲得領悟的人，懂得詳查和辨別如何去解釋先知的話。」[20]

當復活的主顯現給門徒時，「耶穌遂開啟他們的明悟，叫他們理解經書。」（路24:45）我主也是這樣對待我們，如我們仔細傾聽、真正的尋找，我們也讓祂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陪伴我們。在聖人和這麼多信仰中的弟兄姊妹們親自帶領之下，我們能在經文中找到「我們耶穌的聲音、姿態和鍾愛的形象。」[21]

[1] 聖熱羅尼莫《書信》53，5

[2] 教宗方濟各，宗座牧函《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》2016年11月20日，7

[3] 聖施禮華，默想筆記，1962年4月1日

[4] 《托拉》（希伯來語，意為「指示」、「教導」、「法律」）是希伯來聖經的核心，也被稱為梅瑟五書。

它由《聖經》的前五書組成：創世紀、出谷紀、肋未紀、戶籍紀和申命紀

[5] 這種說法經常在聖詠中被使用，例如：詠9:10；詠詩40[39]:16；詠70[69]:4

[6] 參特倫多大公會會議，第4次會議（1546年4月8日），DS 1501-1504

[7] 聖奧思定，《駁斥摩尼派人的所謂基本書信》引自《天主教教理》119條

[8] "Ait enim Cavensis episcopus: Evangelio Joannis non credo, quia ab ecclesia sit receptum, sed quia Joannis est. Cui hoc esse haereticum responsum est." Concilii de Trento, Diariorum, Actorum, Epistularum, Tractatum nova Collectio, Herder · Friburg 1901, vol. I, p. 480

[9] 聖伊拉略，Liber ad
Constantium Imperatorem，9

[10] 教宗方濟各《慈悲的主與可憐的
罪人》7

[11] 教宗方濟各《慈悲的主與可憐的
罪人》6

[12] 聖施禮華，家庭聚會筆記，1956
年2月12日

[13] 教宗本篤十六世，演講，2006年
8月31日

[14] 教宗方濟各《慈悲的主與可憐的
罪人》7

[15] 教宗本篤十六世，演講，2009年
2月26日

[16] 聖多瑪斯·阿奎那《神學大全》
q.1，a.10，ad 1

[17] 此外，根據《教義》的一位協調
人的權威聲音，第101-104條為真正

的神學讀經提供了一個簡短的方法。
參閱Joseph Ratzinger, "天主教會的教義是最新的嗎？出版十年後的反思》，《通往耶穌基督之路》，三藩市。Ignatius Press，2005，p. 147

[18] 《天主教教理》112 (參路24:25-27，44-46；以及梵二《教義憲章》，12)

[19] 聖奧思定，Quaestiones in Heptateuchum，2，73

[20] 聖多瑪斯·阿奎那，Expositio in Psalmos 21，11 (引自《天主教教理》112

[21] 蔡浩偉《While He Spoke to us on the Way》序言，第8頁

.....

Zhi-Dao-Ni-Zai-Du-Shi-Mo-Ma-Sheng-
Jing-Yi/ (2026年1月20日)